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
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
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
物
渦十二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横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
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

十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顏淵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瞠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乎前也顏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着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爲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爲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薰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彼所言者時見吾之

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
杷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得則有不忘
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偏處少焉見去聲曰某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
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
口辟焉
○讀爲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爲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
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
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
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也）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比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比也）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

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然不趨受揖
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
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
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
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
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
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
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
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藏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爲一事者

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音字)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猶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去聲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逡巡而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栩十二

八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捍點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

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若於黃帝彼若無為謂與彼若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音矣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火幽日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丑六 又）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員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翛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

不困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畜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安 閒）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

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

莊周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菸）醷（音件）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爲人耳將及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喑醷之物耳禮記註醷梅漿也喑久醞之也漿雖久喑能得幾時日多者爲壽日少者爲夭故凡世人所搏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
道也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也
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
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
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
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
而應之所以爲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
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同隙忽焉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音毀）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弢墮袠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

也履豨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爲豕肥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皮冰反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
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
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
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
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
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作一連讀寥虛也寥已吾志虛吾心
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

○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來亦不知背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閎虛無之門也天門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南子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彷徨乎馮閎者倘佯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不際者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音眠）妸荷甘日中奓（豕者反）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剝）然放杖而

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迆並 自得貌)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句)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句)弇堈(人名)弔(句)聞之(句)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奓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令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
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
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
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
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宙宇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崐崘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

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煅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

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

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爲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

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
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
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
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
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
之則生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
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讀作磨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螫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撑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

○之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
狶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
非辯論相盩紛何況今之人乎相盩則甚
於相磨矣圍則狹於囿室則深於堂愈趨
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盩字相照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
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廬陵 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供役音]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音猥磊]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音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史記音跋]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音標)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為爲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闢同也矣而
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

○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趎以全形趎不以爲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閒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趎雖勉

强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
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卻引喻曰
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
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
南榮趎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爲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

如有所失之人也

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熟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襮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
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病之所以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
　雖甚猶未得爲甚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
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所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吾禮反

嗄失聲也掜以手搦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趎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氷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爲至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說至人處却中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趎曰然則此所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爲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爲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爲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爲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爲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黜聰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爲至其有不能成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爲天所助也天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
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
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
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
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
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
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
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

上聲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横逆言矣

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内分内也求諸分内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貴廣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肱譽當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内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爲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

獨立之意

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爲二故道者所以

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及之為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標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竅而 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爲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持戴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黬五感荅反二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脁青吐胲古才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黬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膍牛百葉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膍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
安有眞的是處故爲此而擧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
是非果皆也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
節名也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
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
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
正緣人以有生爲根本着得大重師知則
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己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蜩與鸒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夫入金

蹍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鶩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呴嫗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呴嫗不必矣辟

屛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爲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歛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
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
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
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猶能也）乎人唯
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 亦能天則能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音化)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籠之哉

夫復謵陟涉反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聾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
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
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二